

S28
1796
1912

續  
名  
醫  
類  
案

第  
十  
二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 吐血

孫文垣治程兩峯與乃姪有芥蒂偶飲姪家歸覺腹中滿嘔  
噦不寧次日面目皆黃惡寒發熱醫作瘧治五心加熱下  
午潮熱煩燥且鼻衄腹痛大便黑如墨吐黑血如爛猪肺  
者椀許狀如中蠱心疑乃姪毒之召醫率見其目珠如金  
面若熏橘腹大有塊如磔且堅硬兩足浮腫四肢冷小水





赤飲食不思皆辭不藥舉家號泣欲爭鬪診之其脈左結  
右滑滑主痰飲滯主有瘀血所吐下皆痰之驗非蠱也彼  
謂平生頗謹疾曰怒則傷肝甚則嘔血不嘔則痰於經絡  
滿而溢也彼乃悟用當歸尾三錢赤芍丹皮川芎各一錢  
五分元胡索五靈脂桃仁各壹錢滑石茜根各二錢煎飲  
下黑物甚多腹仍痛塊未軟前方加青皮山查酒蒸大黃  
服之大便三次所去皆痰與瘀自此腹減塊消黃退足尙  
腫改用六君子加泡薑茜根滑石青蒿而愈

蕭萬與表姪媳脾胃素熱因冒風邪目澁鼻乾自用薑湯連  
三晨咯血數口又恣飲醜湯益增煩脹夫所謂外感者從

外而入。必令從外而出。薑湯獨力。既難奏效。藕湯涼澁。復閉外邪。用解表劑。入芩連花粉一劑而愈。

姜子社少婦潮熱喘咳。經水澁少。每鬱則隔脹拒食。偶啖辛辣。咯血口乾。脈弦滑微數。蓋甫并陰血未充。五火易動。因循不治。亦能成瘵。以六味加黃芩炙草知母麥冬阿膠爲丸。服至月餘。諸症如失。

孫文垣治汪希明年弱冠。性躁。素有痰火。舊曾吐血。醫用收瀋之劑。太早至。瘀流滯經絡。且爲炙肺。俞膏盲咳不能唾。又悞作風邪。投發散之劑。不思火盛得風。其勢愈熾。血從口鼻噴出。勢如湧泉。診之六脈洪數。身熱而煩。又時當三

伏內外之火夾攻。非釜底抽薪之法。難奪其上湧之勢。乃以三製大黃三錢。石膏五錢。黃連。茜根。滑石各二錢。女貞一錢。急煎飲之。大便微行二次。血來少緩。卽用石膏。滑石。冬青子各三錢。旱蓮草。茜根各二錢。黃連。山梔。貝母各二錢。茅根五錢煎服。血乃止。後遇大便燥結。進當歸龍薈丸。咳嗽則與二冬。二母。瓜。蘇。白。芍。黃。芩。茅。根。黃。連。茜。草。之。類。全瘳。夫病有六不灸。火盛者不灸。此由誤灸幾殞。書之以爲好灸者戒。

臧六老上吐血下瀉血胸膈背心皆脹原因腦怒又傷犬肉故發熱而渴醫者皆作陰虛火動爲之滋陰降火病愈甚



診之兩關俱洪滑有力。此肝脾二經有餘症也。此怒甚傷肝之嘔血。並下洩胸背脹痛。瘀血使然。脾爲犬肉所傷。故不能統血。今悞用苦寒之劑。是以脾愈傷。而上焦瘀血愈滯。惟調氣健脾兼之消導則萬全矣。六老曰。人皆謂勞怯故發熱吐紅血。上吐陽絡傷也。血下行陰絡傷也。陰陽俱傷。法當不治。今謂非陰虛何也。曰脈數無力者爲陰虛。今洪滑有力。凡陰虛之熱。發於申酉間。夜半而退。如潮洗然。謂之潮熱。今熱不分晝夜。安得謂之陰虛。乃與山查香附枳實。調氣消導爲君。丹參丹皮桃仁滑石茅根。化瘀爲臣。黃連蘆根解犬肉之熱爲佐。四帖胸背寬。血吐止。惟腹中



不舒仍以前藥同丹溪保和丸與之。四帖下黑穢半桶而

愈辨症  
分明

陸養愚治少司馬陸北川原有痰火因感怒後觸大怒夜熱  
嗽咳見紅先服童便數鍾血止嗽亦不甚清晨復吐血甚  
多而嗽亦頻醫謂年高濃於房事投滋陰降火犀角地黃  
湯及六味加知柏之類已五日喘急倚息不眠畏寒特甚  
脈之兩寸關浮洪而滑兩尺稍沈數曰此感冒未經解散  
今將入裡蓋初以童便陰涼遏之致外感內鬱二火皆無  
所洩故逆而衝上也脈實症實終屬有餘之邪今尙畏寒  
表症猶在而喘急衝逆陽明之熱尤甚宜合攻之解散在



經之邪肅清胃府之熱則諸症自釋因用乾葛石膏爲君  
桑皮前胡蘇子杏仁薄荷黃芩爲佐炙細甘草木通爲使  
二劑減十之七寸關已平尺尚洪乃以前劑加元明粉三  
錢一劑出稠穢甚多諸症全愈矣。

陸肖愚治妻兄費光字七月間薄暮歸家飲酒數杯心口便  
覺不快隨吐吐後出痰沫盆許繼之以血椀餘頭眩眼黑  
遍身汗出如雨漸發熱但可靜卧稍動卽吐吐卽有血口  
極渴而湯飲不敢進或與藥亦吐而血隨湧出脈之數大  
無倫按之則虛面如烟塵曰此勞心而兼傷暑熱也血由  
吐出吐因動發令無動以井水調辰砂益元散徐飲之約



水一罐。藥八九錢。遂睡半日方醒。人事清。熱退。吐止。但

倦甚。以生脈散調理數日而愈。雄按生脈散未受

鍾鳴字苦志。營窗忽吐血。椀許。醫以芩連梔柏生地白芍輩

投之一帖而止。後數日喉中復有血腥。似有洶涌之意。又

投前劑亦一帖而止。自此漸發熱咳嗽痰紅。又以吐血爲

陰虛火旺。以滋陰清火療之。逾兩月不減。而大便不潔。面

黃帶青。喘促聲啞。不能仰卧。胸膈痛。應於背。脈之兩寸不

起。兩關尺沈遲。曰寸脈不起。上焦有痛也。關尺沈遲。中下

有寒也。用元胡索紅花蘇木茅根丹皮紫菀桑皮貝母枳

杷葉。大料濃煎。徐徐服之。又以白朮乾薑茯苓澤瀉好陳



米爲九日三服煎藥僅二劑而喘痛減。又二劑而聲稍清。九藥約二錢而瀉止。十日俱瘳。以補氣養榮湯調理之。閔巽峯性躁急。素有痰火。三月間患吐血。醫以瀉藥止之。血止而喉常有腥氣。至六月醫令乘伏天灸之。曰自此永不發矣。忽一日血從口鼻噴出。勢如泉涌。脈之六部皆洪大。而稍數。乃用芩連石膏丹皮紅花犀角等藥。進二劑不甚減。以潤字料合桃仁丸之。頓服五錢。少頃又進三錢。五更連下數行。出稠痰瘀血。缶許。身涼血止。得稍睡。以前湯加生地。數劑又去犀角紅花。加天麥冬花粉。便結則用前丸調理。五十日血全止。半年復故。





潘碧泉女年十八經行有拂意事悲忿極血行一日卽止後患吐血每吐椀許日晡潮熱飲食不思大便不通醫以犀角地黃湯投之心下痞脹嘔吐或痰或血或酸水胸脇亦時時脹痛脈之洪大而弦此有瘀血也舊者凝滯則新者漸積故溢而妄行法宜通其瘀血則自歸經矣以潤字九配桃仁紅花合丸之日進三服另以調氣養榮湯間投之去瘀垢甚多熱退經行吐血卽止

陸祖愚治俞姓人素性急躁善怒一日忽吐血七八椀身熱氣喘腹脹滿終夜不寐飲食不進自用滋陰止血藥而愈甚脈之六部俱如彈石將及七至右關更勁腹上一擦血

卽噴出此有餘之症也。乃與小陷胸湯二劑加鐵銹水明日減半。第大便七八日不行。必下之方愈。以潤字丸加桃仁合丸之。書其帖曰止血丸。服之夜下瘀血宿垢半桶而吐血頓止矣。

吳寶子年十六患吐血、面色痿黃、形容憔悴、泄瀉肢腫、向有遺精、近來更甚、六脈虛數、或服清涼之劑、紅減而發熱、作嘔、腫瀉更甚、誠所謂以寒涼治百無一生也。乃與開胃溫中健脾養血之劑。月餘便實腫消熱退食進。後用六味九加知柏杜仲枸杞牡蠣麥冬五更吞服。又與煎藥五十餘劑。諸症脫然。



滁州題使君云其族娣爲尼住新淦一寺忽苦暴吐血發寒

熱欲作勞氣而未成醫者不肯治偶一士大夫說用童便

調下花蓋石散不數日而愈此後亦多有人服得效

說續花蓋石一斤上色硫黃四兩和勻先用泥封固瓦罐

一個入二藥仍封固瓦罐候乾如急用以焙籠內炙乾用

炭煨炙去火次日取水細研每服一錢童便熱酒下并治

胎衣不下及瘀血內積及大小便不通如神

良方

喻嘉言治黃湛侯素有失血症一日晨起至書房陡暴一口

傾血一盆喉間氣涌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粗勁診其

脈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大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驗血

見色如太陽之紅其僕云此血如宰猪後半之血其來甚

遠不謂痴人有此確喻。君以僕為痴不知君更痴於僕也或曰喻不痴而何以為醫再

至寢室謂曰少陰之脈榮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

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諦思良久曰只得

一法不得已用九藥一服墜安元氣若得氣轉丹田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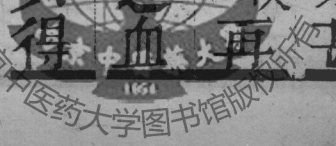
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汨汨有聲漸

下入腹少頃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亟用潤下之劑以煎前

藥遂以阿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概以熱湯半

日服盡身熱漸退頸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

出喉清人事向安但每日尚出深紅之血蓋許因時令大





熱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劉筠枝長男病失血歲二三發後所出漸多咳嗽發熱食減肌消夏秋間復發寒熱如瘧每夜達曙得微汗始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服以參朮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及收製紅鉛末下黑血塊數升胸喉頓舒面容亦轉乃翁神之以爲竹破竹補之法也卽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一晝夜十數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診之脾脈大而浮腎脈小而亂肺脈沈而伏命疏方並問何症曰此症患在亡陰反用峻熱之劑行期在立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過

信宿無以方爲也。經云：暴病非陽久病非陰，則數年失血其爲陽盛陰虛無疑。況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槁，虛者益虛，盛者益盛，勢必陰火大熾，上炎而傷肺，金咳嗽生，痰清肅下行之令盡失。由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蔭養百體，肌肉瘦損。每由酉時洒淅惡寒，轉而熱至天明微汗始退，豈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看夏無秋，冬治宜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乃因下利而用參朮，不知肺熱已極，止有從皮毛透出一路。今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傳爲腸澼矣。至飲紅鉛下黑血者，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嘔出，其陰分之血隨濁氣行至



胸中爲膜原所蔽。久瘀膈間者得經水陰分下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竅。聲應氣求之妙也。久積暫寬面色稍轉。言笑稍適者得其下之力。非得其補之力也。乃平日預畜此藥必爲方士所惑。見爲眞陽大藥。遂放胆加用。桂附致盡。劫其陰。惜此時未得止之之劑。今則兩尺脈亂。火燔而泉竭。脾胃脈浮。下多陰亡。陽無所附。肺脈沈伏。金氣縮歛。不行神識不清。魄已先喪矣。甯可挽回哉。

張景岳治倪孝廉年逾四旬。素以思慮傷脾。時有嘔吐之症。過勞卽發。服理陰煎溫胃飲之。屬卽愈。近於暑末時。因連日交際致勞心脾。遂上爲吐血。下爲瀉血。俱大如手片。或

紫或紅其多可畏醫謂因勞而火起心脾兼之暑令二火相濟所以致此乃與犀角地黄童便知母之屬兩劑其吐愈甚脈益緊數困憊垂危乃云脈症俱逆不可爲也診之則形勢俱劇用人參熟地乾薑甘草四味大劑與之初服如舊次服覺嘔吐稍止脈亦畧有生意再加炮薑附子各二錢人參熟地各一兩白朮四錢炙甘草一錢茯苓二錢黃昏與服竟得大睡覺而血嘔皆止遂以溫補調理旬日復健如此脈症由勞倦傷脾而氣虛不能攝血時當火令而症非火也誤用寒涼脾敗而死矣後有史姓等數人皆同此症悉以六味回陽飲活之

葉天士曰嘔吐之症不講參朮同用而用熟地乾薑





豈能見效。又曰：幸加白朮，凡嘔吐乃脾胃之病，不用白朮，茯苓、廣皮而以歸地為治，其效亦偶。然耳。又曰：勞傷脾胃而吐血，寒涼固不可用，熱藥亦不宜用，恐其助火咳嗽也。惟歸脾四君六君加減治之最為萬安。如景岳之六味回陽飲，自稱其妙，亦紙上空言，未能見之實事。勞字之義，兩火上炎，豈非有火乎？但宜溫養，不可寒涼。故經云：勞者溫之，溫存以養，使氣自充，非講熱藥以溫養也。

李士材治張鳴之吐血兩年，面色痿黃，潮熱嗽咳，膈有微痛，脈數而沈，且搏痛不可按，而甚於夜分，是堅血積蓄，非大下之不可。又以久病未敢峻利，用鬱金、降真、歸地、山甲、蓬朮、人參，下血如漆者數次，而痛減。月餘復病，此病重而藥輕也。乃以大黃、乾漆、蓬朮、人參，下血如漆者數次，而痛減。月餘復病，此病重而藥輕也。乃以大黃、乾漆、蓬朮、鬱金山。

甲肉桂歸尾桃仁蝨蠹爲丸每日早起服參耆之劑午後服九藥錢許十日血積大下數次而安

此案出醫方

章氏子吐血發熱遺精盜汗形肉衰削先有醫戒之勿服人參若誤服無藥可救治勿效延至診曰此脾脈氣虛之候非大劑參耆不可病家曰前醫戒之甚嚴而君用之甚多何相懸也李曰此醫能任決效否曰不能也李曰請易參五斤毋擊其肘期於三月可以報績彼信而從遂用六君間補中益氣及七味丸療之曰輕一日果如所約林上舍多鬱且有暴怒吐血甚多倦怠異常李以六君子納參一兩乾薑一錢木香八分四日而血止後因怒氣血復



大作。李先與平肝。繼當大補。然後得脈。所謂早見非時之脈。當其時不能再見矣。果如期而破。

董元宰少妾吐血蒸嗽。先用清火。繼用補中。俱不效。李脈之。兩尺沈實。曰少腹按之必痛。詢之果然。此怒後蓄血。經年不行。乃爲蒸熱。熱甚而吐血。陰傷之甚也。乃與四物湯加鬱金、桃仁、穿山甲、大黃少許。下黑血升餘。少腹痛仍在。更以前藥加大黃三錢。煎服。又下黑血塊。及如桃膠、蜆肉者。三四升。腹痛乃止。虛倦異常。與獨參湯飲之。三日而血減六七。服十全大補湯。百餘日而痊。

唐主政勞心太過。因食河鮮。吐血有痰。喉間如梗。日晡煩熱。



喜其六脈不數。惟左寸濇而細。右關大而軟。思慮傷心脾也。以歸脾湯大料。加丹參、麥冬、生地。二十劑。症減六七。乘服六味丸。三月遂不復發。

馮氏女發熱咳嗽已半年。十月間吐鮮血甚多。一日之內。不過食粥一盞。大肉消瘦。大便溏泄。沈困臥牀。脈來七至。李曰。法在不救。人所共知。若能惟余是聽。不爲旁撓。可救十中之一。每帖用人參五錢。桂附各一錢。耆朮三錢。歸芍二錢。陳皮一錢。一日三帖。進七八帖。及壯水丸三斤。而後起。又三月飲食如常。

盧不遠云。千金方用藥動輒數斤。習見吾儕。不過兩許。令人





不敢動手。看立齋案。又進一步。庚子孫孝廉吐血十日。夜危坐不敢交睫。否則血奔射出。以六味丸料加安魂藥煎服而愈。此火象也。以潤下劑平之。病熱熾烈。豈杯水可救。倘有識見。放胆用藥。多多益善矣。芷園臆草

盧不遠臘月十七日圍爐露坐大半夜。次日爪甲盡折。先自十月間暴怒。頓足叫呼。氣喘食頃。茲復火為寒鬱。漸覺神思昏瞶。至二十七夜。因房後患腹痛惡寒泄瀉。平旦且止。至暮復作。明日又止。至開正五日。意為腎瀉。服四神丸一大劑。瀉痛竟止。左間肛右有核。其痛漸近尾閭。暮痛不可反側。次暮以水化熊膽塗之。立覺涼氣直上肺。左痛漸緩。



火毒悉內竄矣。中夜吐痰痰內見血一二點長時痔出白膿竟可

起坐十一日早方詎頃血從咳至作意引定煎六味料

服夜半睡覺血卽上涌如潮喘聲如鋸進童便及六味煎

藥氣稍定纔聞薑湯氣血卽隨涌平旦始緩夜再發如前

寐則背心蒸熱醒卽血來咽喉如截斷一湧盈掬心急躁

亂欲多語言聲一響而血游至至十三早議下莫敢應至

晚勢急似無生理乃用瀉心配血藥下之不應時方寒泆

用水調大黃末服轉欲去衣被吸苓連苦寒如甘旨至五

更強進清米飲藥力忽轉解黑糞瘀穢不可近凡三次血

來少平十五寅時立春以建蓮濃煎呷之甚美少間足心



汗出。次及手心背心。一日安和。暮又吐鮮血數口。以赤小豆連翹合瀉心方法服之。覺上身氣卽開。臍以下不動而悶。汗出似前者三日。血亦漸減。二十外大便如青泥。次下如鐵彈者二三枚。血方淨盡。溯病之由。以火鬱誤認腎虛。服四神丸致禍。幾死。良醫自病猶爾。矧其他耶。此正諺云盧醫不自

醫

馮楚瞻治楊某吐血之後。大渴不止。兩寸甚洪。關尺甚弱。此陰血暴亡。臟腑失養。津液槁燥。陰火上炎。名爲血竭也。以熟地三兩。麥冬五錢。五味子一錢。附子二錢。濃煎二椀。代茶飲之。日三劑。渴止而寸脈和平。若作胃火。妄用石膏。梔

子芩連反激陰火上炎益增躁煩喘乏患矣喻嘉言曰津液結則病。津液竭則死。故救病而不知救津液者。眞庸工也。

吳孚先治何氏女。患吐血咳嗽。食減便難。六脈兼數。左部尤甚。醫用四物湯加黃芩知母。吳曰。歸芎辛竄。吐血不宜芩。母苦寒傷脾。咳嗽在所禁用。乃與米仁玉竹白芍枸杞麥冬沙參川續斷建蓮百合。二十劑稍緩。五十劑漸瘳。

林西仲春間吐血。醫用苦寒過劑。口胃不開。大便不實。脈之左關沈弦。右關弦數。得之勞。神傷脾。而後鬱怒也。宜歸脾湯。合逍遙散。加蓮實爲丸。補脾開鬱。乃愈。





王監司妾吐血既久，猶進苦寒，脈芤帶數，不思飲食，大便微澹，此涼劑太過，陰陽兩損也。人參、蓮肉、山藥、麥冬、五味、白芍兼左歸丸而愈。

黑虎丹治一切吐血衄血諸失血之症，便血血淡，以黃柏、易黃芩亦名清炎散，荆黃黃芩各等分，炒極黑爲末，每服三錢，丹參湯調下。丹參色赤氣輕，能於氣分中生血去瘀，賢於四物遠矣。此方活人甚多，血止後單服丹參半載，永不復發。每月參一斤，合陳細茶半斤，用以代茶服，不可間斷。

張路玉治湯刑部年八十二，痰中見血，服諸寧咳止血藥不應，脈得氣口芤大兩尺微緊，面色微黃，屢咳痰不得出，咳



甚方有黃色粘痰。此精氣神三者並虧兼傷於熱耗其津液而欬動肺胃之血也。因其平時多火不受溫補。遂以五味丸合生脈散。加葳蕤煎膏服之。取金水相生源流俱澤。不必用痰血藥。而痰血自除也。

錢曙昭久咳吐血。四五日不止。不時鬪熱面赤。或時成盆成碗。或時吐粉紅色痰。夜熱自汗。一夕吐出一團。與魚腸無異。襍於血紅中。薄暮驟涌不已。神昏欲脫。灌童便亦不止。因思瘀結之物既去。正宜峻補。遂進獨參湯。稍定。緣脈數疾無力。畧加肉桂炮薑童便少許。因勢利導。以斂虛陽之逆。一夜盡參二兩。明晨勢稍定。血亦不夾。糜粥漸進。脈色



漸和。改用六味丸作湯調補真陰。半月而愈。

張飛疇治蘇氏子。新婚後暴吐血數升。命煎人參五錢、人童便與服。明日醫謂人參補截瘀血。難以輕用。議進生地、山梔、牛膝等味。張曰：六脈虛微而數。無瘀可知。血脫益氣。先正成法。若謂人參補瘀。獨不思血得寒則凝。反無後患耶。今神魂莫主。轉側昏暈。非峻用人參。何以固其元氣之脫乎。遂進參一兩二服。頓安。次與四君保元六味間服。後以烏骨雞丸調理而痊。

楊乘六治汪文遠病血症。午後發熱。倦怠嗜臥。四肢痠軟。五心煩熱。或用涼血清火之藥。兩月餘益劇。更醫曰：弱症已

成不可爲矣。診之察其面黃而瘦，舌黃而滑，右寸關大而緩，左寸關細而緊，兩尺俱洪而旺。據症合色與脈，乃脾肺氣虛下陷，不能攝血歸經也。其胸中必惡心漾漾，其面色必鮮血而淡。詢之曰然。遂以補中益氣倍參，着朮草如白芍、五味、炮薑與之。曰：第服此血自止，身自涼，諸症自退矣。服至四劑，果如所言。繼用養榮加附子作丸，早晚兩次，每服五錢，兩月而愈。

孫炳章患吐血咳嗽發熱，飲食不思，怔忡不寐，健忘驚悸，肌肉漸減，肚臍右則有塊作痛，或用消痰理血，滋陰清肺等劑，俱不應，病俱劇。其家疑葯誤脈之左寸芤大，右關結滯。





兩尺洪盛。面色白中泛紅。舌色淡黃。不燥。不滑。症乃思鬱傷脾。不能統血歸經。至陰虛發熱。血燥作痛。其塊必不潤而長。不橫而豎。形若鑷刀。非瘵亦非痞。乃痺氣而居胃旁者也。血盈則潤而軟。血少則燥而痛。凡鬱甚與思慮重者。類多患此。內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男子則隱曲不利。女子則月事不來。正此病也。其傳爲風消。爲息賁者不治。今肌肉雖減。氣猶未急。亟救三陰。症尙可痊。乃用歸脾湯去木香加白芍五味。送都氣丸。兩月而愈。

柴嶼青治甘州太守高棠溪。在瀋陽工部時。忽吐血。醫敎用涼藥止血之藥。及診其兩脈安靖。曰君致讀心勞。偶動相

火血隨而升者服止血藥則遺惡不淺力勸其勿藥次日口吐淡血三日卽止。然後調理數劑永不後發。

丁酉春韋法海少女患痰嗽四十餘日不能卧卽兩脇發脹惟背擁枕蓐跌坐而已且吐血成碗醫與消痰止血藥不效診之兩脈洪滑曰此肺脹也弗止血當活血遂用四物湯加桃仁青皮訶子竹瀝因瀋陽無竹改用瓜萸服下卽血止安睡調理數月而痊

戶部正郎李紫垣咳嗽身熱吐血不止屢治增劇檢其方均止血補血重劑脈之兩手尙和暖惟右尺關洪大乃脾胃風熱爲藥所瘀以致發熱卧牀遂用清理脾胃之劑數日



後身涼熱減。調養一月而安。大凡諸見血症。脈貴沈細。設見洪大。後必難治。前症洪大。乃因補藥壅滯而然。原非本脈。故得收功。總之血症初起。別無外邪者。先應消血。佐以潤下之劑。使敗血下行。後用止血藥。以杜其根。服補血藥。以復其元。庶無後患。倘因內傷暴血不止。或勞力過度。其血妄行。出如泉涌。口鼻皆流。須臾不救。則死。是不拘前例。急用人參一二兩。爲細末。入飛羅麵一錢。新汲水調如稀糊。不拘時啜。或服獨參湯亦可。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亟固。若真陰失守。虛陽泛上。亦大吐血。須用八味六味湯。固其真陰。則又不可早用人參也。嘗見患

此症者甚多若不辨別六經脈症任意混治貽害不淺故不憚瑣瑣言之。

呂東莊治從子園丁吐血求診視其血鮮紅中間有紫小血塊脈之瀼濡色白問胸中作惡否曰然時頗作痛直上至

背曰知之矣用桃仁泥三錢紅花三錢合理中湯加桂一

錢戒之曰頻服之必有黑血大至待黑盡而鮮者來乃再來告丁如言吐痰積數升胸痛卽平復來求診則脈圓實矣與以理腎養榮之劑復用填補命門九子一料全愈。

辛丑夏薛在嘉興屠內翰第遇星士張谷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症遇勞卽作余意此勞傷脾氣其





血必散。視之果然。於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山藥熟地茯  
神遠志。服之而愈。豈早請見云。每服四物黃連山梔之類。  
血益多而倦益甚。得公一七。血頓止。神思如故。何也。曰脾  
統血。肺主氣。此勞傷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藥健脾肺之  
氣。而虛血歸原耳。此案醫貫采爲論

立齋治一男子。鰥居數年。素苦勞。則吐血發熱煩燥。服犀角  
地黃湯。氣高而喘。前病益甚。更白濁遺精。形體倦怠。飲食  
少思。脈洪大。舉按有力。服十全大補加麥冬五味山茱萸  
山藥而愈。

儒者楊啓元。素勤苦。吐血發瘵。不知人事。此脾胃虛損。用十

全大補湯。及加減八味丸而瘥。愈再用歸脾湯而血止。

一男子咳嗽吐血熱渴痰盛盜汗遺精用地黃丸料加麥冬

五味治之而愈。後因勞怒忽吐紫血塊先用花蕊石散又

用獨參湯漸愈。後勞則咳嗽吐血一二塊。脾肺腎三部皆

洪數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全愈。

一婦人素勤苦冬初咳嗽吐痰發熱久而吐血盜汗經水兩

月或三月一至遍身作痛或用清熱化痰等劑口噤筋攣

乃用加減八味丸及補中益氣加門冬五味山藥治之年

餘而痊

李東垣治鄭仲本年二十三歲因心痛服丹附等藥得上氣



兩脇急迫、胸膈不快、常時嗽咯出血、病形漸瘦、大便燥、  
難脈弦數、夜間畧熱、食稍減、因於燈籠草和節麻黃細末、  
以白朮、桔梗、木通、甘草湯下十餘服、病減半、又於通聖散  
去石膏爲丸、以桃仁湯下之。

朱丹溪治一婦人年五十六歲、夏吐紅痰、有一二聲咳、人參、  
陳皮、茯苓各一錢、白朮錢半、防風、桔梗各五分、乾薑三分、  
甘草一分、煎二之一、入藕汁一大蛤、再煎帶熱下三黃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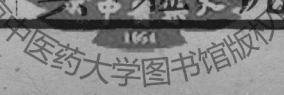
吳丞相冲卿忽吐血、孫兆用水澄蚌粉研細入辰砂少許、米  
飲調下二錢、日三服、遂安。兆秘此方、吳以術得之、韓子功

方用朱砂一錢、真蚌粉五分。

醫說續編

張子和治岳八郎常日嗜酒偶大飲醉吐血近一年身黃如橘昏憤發作數日不醒漿粥不下強直如厥兩手脈皆沉細張曰脈沉細者病在裡也中有積聚用舟車九百餘粒濬川散五六錢大下十餘行狀如葵葉汁中燥糞氣穢異常忽開兩目伸腕問左右曰我緣何至此左右曰你吐血後數日不醒張治之乃醒自是五六日必瀉凡四五次其血方止但時咳一二聲潮熱未退以涼膈散加桔梗當歸各秤二兩水一大盂加老竹葉入密少許同煎去渣時時呷之間與人參白虎湯不一月復故

李氏龜初病嗽血以調胃湯一兩加當歸使服之不動再以





舟車九五六十粒。過三四行。又嘔血一碗。上則必疑不再。

宿又與舟車九百餘粒。通經散二四錢。大下之。過十餘行。

已愈過半。仍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煎服之。次以葶藶。

鼻中出血半升。臨晚又以益腎散刺數行。乃愈。

何伯庸治邵某者。吐血數斗而仆。氣已絕矣。何見其血色白。

未死也。以獨參湯灌之而愈。雲南通志

朱丹溪治一男子。家貧而多勞。十一月得寒病。時吐三兩口。

血。六脈緊澁。一日食減中痞。醫投溫胆湯枳桔湯。三日後。

發微熱。口乾不渴。口中有痰。此感寒也。詢之云。因十日。前。

霜中曾三四次渡溪水。心下有悲泣事。腹亦飢。遂以小建。



中湯去白芍加桔梗陳皮半夏四帖而安

秀州進士陸甯忽得疾吐血不止氣促驚顛狂燥跳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夜諸醫通用古方極治不瘳舉家哀訴所供觀音夢投一方當歸根末用益智一

兩生米二錢青皮半兩調服覺取筆記明日療治病愈

率志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性急患肝風之症常服搜風順氣丸秦

芩湯之類後大怒吐血唇口牽緊小便頻數或時自遺此

肝火旺而血妄行遂用小柴胡湯加山梔丹皮漸愈一年

之後又大怒吐血誤用降火祛風化痰之劑大便頻數胸

中少食用清氣化痰之劑嘔而不食頭暈口乾不時吐痰

用導痰降火之類。痰如涌出。四肢常冷。薛曰。嘔而不食。胃氣虛弱也。頭暈口乾。中氣不能上升也。痰出如涌。脾氣不能攝涎也。四肢逆冷。脾氣不能運行也。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治之。諸症漸愈。又用加味歸脾湯兼服而安。

一老婦每吐血。先飲食不進。或胸膈不利。或中脘作痛。或大便作瀉。或小便不利。此肝肺之症。用逍遙散加山梔茯苓。遠志木香而愈。後鬱結吐紫血。每先作倦怠煩熱。以前藥加炒黑黃連三分。吳茱萸二分。頓服。復因怒吐血甚多。燥渴垂死。此血脫也。法當補氣。乃用人參一兩。茯苓當歸各三錢。陳皮炮黑乾薑各二錢。炙甘草木香各一錢。一劑頓



止又用加味歸脾湯調理而痊。

一女子懷抱素鬱胸滿食少吐血面赤用六味丸及歸脾加

山梔貝母白芍而愈。

一婦人爲哭母吐血咳嗽發熱盜汗經水不行此悲傷肺思

傷脾朝服補中益氣丸桂梗貝母知母夕用歸脾湯送六

味丸而愈。

陳良甫治一婦人月經不利忽妄行嘔血察其形脈如常用

四生丸卽安。生荷葉生艾葉一男子飽食負重而吐血用

前湯及青餅子而愈世治吐血並用竹茹地黃藕汁亦不

可泥。如陽乘於陰血得熱則必流散。經水沸溢。理宜涼解。





大黃犀角之類。如陰乘於陽。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須當溫散乾薑肉桂之類。

陳日華云。先公紹興初。常遊福壽靈石寺。主僧留飲。食將竟。侍者赴堂齋罷。來侍立。見桌子上不穩。急罄折板之。舉首卽吐血。蓋食飽拗破肺也。明年再到寺。問去年吐血者無恙否。主僧言。服得四生丸。遂愈。自得此方。屢救人有效。薛意前症。乃內熱暴患。用之有效。若人病久。本元不足。須補脾以滋化源。否則虛火上炎。金反受剋。獲生鮮矣。

僕常治一人吐血。診其脈肝部強。氣口濡。此因怒極而得之。遂用蘇合香丸。和雞蘇丸卽效。



易思蘭治吳大司馬甲戌季春臥病兩月發熱咳嗽痰喘氣急胸膈痞滿手足面目俱浮腫眾惟清金寧咳又以胃脾久虛發腫用利水藥補劑病益甚診其脈左寸浮而無力右關弦張推之於外內見洪大而芤侵過寸步一分左尺沈弱無力右寸沈而帶芤氣口脈按之緊而且牢時或一駛右關中和無力右尺穩穩不動夫心乃一身之主腎爲性命之原二脈不動雖危不妨惟以右寸並氣口斷之寸口沈而芤非痰乃血也書云弦駛而緊沈細而牢六部見之皆爲積聚今氣口緊而駛此積血在肺胃間壅滯其氣氣滯則血凝乃積血症也時值季春地氣上升因用越法

治之。進以暢胃豁痰湯。蘇梗、桔梗、蒼朮各四分，香附、貝母各五分，遠翹三分，前胡、撫芎、赤芍各六分。辰時服藥，至午未時，氣急小便全無，將暮吐紫黑血二、三升，臭不可聞。症頓減，八九六脈豁然。曰：半夜時當有汗，可豫防之。無令太過。至期果然。脈氣和平，惟咳嗽常有二、三聲，以楮枳二陳湯加香附、歸尾、茜根、茅根、童便調治三日。上部之疾全愈。但脾腎之脈無力，飲食少味，四肢倦怠。再用六味丸，早晚百丸。午以補中益氣湯加麥冬、酒連調，其中半月後，氣體充實而痊。凡血在肝脾，當用血藥；血在肺胃，宜用氣藥。開提其氣，解散其鬱，以引經藥道之。血隨氣升，自然越出而

安矣。至於辰時服藥。而午時小便全無者。隨藥氣上升而不降。非津液竭也。又至半夜而汗出。蓋汗爲心液。心屬火。爲陽。陽氣至子時發動。陽動則汗出。所謂一通則百通也。次年冬。公總漕河。因闢新堤。步行數十里。勞神過度。汗透重裘。衣濕身涼。飲薑汁熱酒十餘杯。嘗卽頭眩目昏。胸滿燥渴。大吐鮮血四五口。一老醫以却藥止之。三日後。胸膈氣滿。左脇悶痛。飲食漸少。午後燥熱。咳嗽連聲。半月後面目手足腫脹。有進滋陰降火之劑者。有進補脾消食之劑。左脇益痛。難以轉側。此蓋前病復作也。但昔之積在肺胃。今之積在左脇。昔病在春。地氣上升。當用吐法。今乃寒冬。



天地收藏。豈敢輕伐天和。須先以疏導之劑。通其經絡。後以蕩滌之藥。逐血下行。徐徐調和榮衛可也。面目浮腫。非水腫也。乃血病氣無所附。氣浮於外矣。只去其血。積則氣自歸經。而腫卽消矣。不信。乃日服去水消腫之劑。泄去真陰。小便全無。虛煩作燥。氣喘痰塞。不月而沒。殮時口中涌出紫血數升。眾始謂所言不誣。

瑞昌王孫鎮國將軍。久患腹痛。諸藥不效。飲燒酒數杯頓止。時孟夏。診其脈。左寸沈大有力。此積血症也。不信。至仲冬。其疾大作。面紅目碧。眼胞浮腫。神亂氣促。腹痛。飲燒酒亦不止。其脈與初診無異。惟人迎氣口洪滑。浸上。知其有欲吐。

之意。投以鹽湯一盞。遂大吐。吐出血餅大如杯者如棗栗者各數十。兼有白飯清水。瘀血如筆管者二三條。吐訖胸中寬快。仍不服藥。次日黎明。口臭氣塞。四肢厥冷昏不知人。胸間微熱而已。復診。幸兩尺猶存。根本尙在。急以燈火暴曲池虎口中腕氣海。病者畧知痛。卽令人扶坐。勿令睡倒。隨進獨參湯二服。手足微溫。繼用人參五錢。附子二錢。作理中湯。日與飲之。六脈微見。過七日方開眼識人。小便始通。卽以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兼服之。半月而瘥。是症診得肝脈弦大而堅者。血有餘也。時或一駛。血積而不行也。肺脈浮大。金受火邪。氣弱不能運血也。脾脈微瀼。脾

主思。思則氣結。土不能生金也。既吐之後。血猶有餘。氣愈不足。故宜人參助氣。白朮健脾。附子助陽。乾薑暖血。甘草和中。開通經絡。流行血氣也。

陸晦菴曰。昔余患吐血。暴漏如潮。七八日不止。諸醫莫救。有雲間沈四雅寓吳中。延治。慨然擔當。方用人參三兩。附子一兩。肉桂一錢。舉家驚惶。未敢輕用。越二日。其血益甚。更請視脈。求其改用稍緩之方。彼云。病勢較前更劇。前方正宜改定。始克有濟。更加人參至五兩。附子至二兩。家人愈驚。彼曰。喘嘔脫血。數日不止。且頭面闕熱。下體厥冷。正陽欲脫亡之兆。命在呼吸。若今日不進。來日不可爲矣。家人



懇裁參附堅執不允。諭放胆煎服。坐候成功。家人見其如此料。可無虞。遂依方求服。彼欣然出熟附二十餘塊。按咀面秤二兩。同參五兩。煎成入豈便地黃汁一大椀。調肉桂末冷服。少頃下體至足微汗。便得熟睡。睡覺血止喘定。周身柔和。漸漸轉側。因餽十二金求其收功。不受。加至二十金始受。一醫見其收功。心甚疑駭。病人居恆常服參兩許。今雖五兩。止煎數沸。猶可當之。至血症用附子二兩。從古未聞。因密訪其製藥者云。慣用附子汁。收入甘草。其附已經煎過十餘次。雖用二兩。不抵未煎者二三錢。始知方士

之術如此。

出張氏醫通



馬元儀治表姪婦胸滿不舒蓋得之悒鬱傷津而陽不化也。醫者不察遽投大劑辛香開痞之藥遂至吐血盈盆三日不止已瀕於危或與涼血滋陰之劑連進無功脈之右關尺搏擊礙指此症非受病魔乃受藥魔也夫積鬱之體津液素傷又藥熱與胃熱相合爲虐血得熱則妄行但圖涼血滋陰其何能濟經云熱淫於內治以苦寒苦能勝辛寒能勝熱所謂不重醫病而重醫藥者是也急令煎九製大黃與之諸症頓平調理而愈。

戴叔能曰予得血病服藥者經年朱碧山視之曰此陰虛證也徐補之則愈急止則大害從之用其法不二月而愈九

立齋治一婦人性急燥，瘰癧後吐血發熱，兩脇脹痛，日晡爲甚，以爲怒氣傷肝，氣血俱虛，遂朝用逍遙散，倍加炒黑山梔、黃柏、貝母、桔梗、麥冬、五味，夕用歸脾湯，送地黃丸，諸症並愈。

繆仲淳治王司丞遜之患吐血，診之云：多服童便自愈。別去貽書門人張選卿曰：遜之旋已勿藥矣。但相公年尊，右手脈弱甚，此非細故，可致意遜之，預爲計。時文肅公尙無恙。不兩月而遜之疾瘳，文肅一病不起。

蕭萬壘治陳克輝，英年氣盛，連宵痛飲，復啖炙煖，數日胃口



嘈雜嘔血。椀許六脈洪緩有神。無別症。投以犀角地黃湯。入芩連花粉三劑。仍令恣飲藕湯而愈。

馮思才內年五旬。偶因外事忤意。怒火激血。上越日吐數盈。脈洪緩。投以逍遙散去。朮加黃連山梔丹皮。四劑而愈。

連蜚天素弱。攻苦便赤夢遺。燈宵競逐。偶觸事忤意。遂患吐血。痰嗽甚多。初服降火清金之劑。不瘥。至二十一日診之。兩寸洪大。虛濶。關尺浮弦無力。曰血症本非難治。但元氣虛脫。上浮肝腎。皆得剋脈。幸不數煩。久服參耆之劑。方得平服。若用苦寒。必致不起。用加減八珍湯。彼疑參難療血。及二十四日增劇。投以前劑四貼。血止。經旬潮熱亦退。惟

脈未服。每多言痰嗽不止。少勞夢遺頓作。此心脾不交。陰陽虛極。服丸劑七斤餘。湯藥八十餘劑而愈。

陳子珍亦患前症。治數月不痊。診之與萑天病源同。疑投參朮熟地性溫。參朮助火。仍服苦寒清金之劑。經年漸愈。至次夏忽嘔血不止。又用止寒之劑。致腸結脹痛。逾旬延瘍醫令其針刺肛門。潰膿數盂而歿。

沈明生治孫子南媳。賦質瘦薄。脈息遲微。春末患吐紅。以爲脾虛不能攝血。投歸脾數劑而止。慮後復作。索丸方調理。仍以歸脾料合大造丸中數味與之。復四五日後。偶值一知醫者談及。乃駭曰。諸見血爲熱。惡可用參者。河車溫補。



耶血雖止、不日當復來矣。延診因亟令停服。進以花粉、知母之屬五六劑後、血忽大來、勢甚危篤。此友遂斂手不瘳。以爲熱毒已深、噬臍無及。子南晨詣愠形於色、咎以輕用河車而盛稱此友先識。初不言曾服涼藥。且欲責效於師。必愈乃已。沈自訟曰：旣係熱症、何前之溫補。如鼓應桴。今祇增河車一味、豈遂爲厲如是。且斤許藥中、乾河車僅用五錢。其中地黃、龜板、滋陰之藥、反居大半。纔服四五日、每服二錢、積而計之、河車不過兩許耳。遂不復致辨。往診其脈、較前轉微。乃笑曰：無傷也。仍當大補耳。其家咸以爲怪。然以爲繫鈴解鈴、姑聽之。因以歸脾料、倍用參耆一劑而

熟睡再劑而紅止。於是始悟血之復來。由於寒涼速之也。因歎曰。醫道實難矣。某固不敢自居識者。然舍症從脈。得之先哲格言。血脫益氣。亦非妄請臆見。今人胸中每持一勝算。見前人用涼。輒曰此寒症也。宜用熱。見前人用熱。則火症也。應用涼。因攻之不靈。從而投補。因補者不效。隨復用攻。立意翻新。初無定見。安得主人病人。一一精醫察理。而不爲簧鼓動搖哉。在前人蒙謗之害甚微。在病者受誤之害甚鉅。此張景岳不失人情之論所由作也。

顧德生令郎患吐血。咸以其髫齡秀質。暱於帷房。陰虛火動所致。日進二冬。二地之屬。時沈初寓吳門。與顧有傾蓋懽。

雖心識其非、然投分日淺、且制於一齊、眾楚之勢、難以口  
舌爭也。乃貽書曰：經云：陰虛生內熱、熱逼血而錯經妄行。  
丹溪云：血隨氣上。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涌出上竅。法當  
補陰抑陽。又云：精神困倦、六吐不止。是氣虛不能攝血。東  
垣云：甘溫能除大熱、熱除而血自歸經。又云：血脫補氣。陽  
生陰長之理。細究前言。或言清潤。或言溫補。均係先賢成  
法。以愚管見。當以法合病。不當以病合法。如或血症初得。  
所吐不多。口燥唇乾。未投涼藥。宜從火治。補陰益陽之法。  
也。若失血有日。所去過多。氣短神衰。已投涼劑。宜從虛治。  
血脫益氣之法也。今病逾兩旬。不爲暴矣。去血盈斗。不爲

少矣。而紅尙未止者何也。良由失血既久。陽虛無依。如浪子迷途。不知返駕。若再從事清理。則虛火愈熾。血從何而歸。經急須補。養心脾。方可無慮。勿以參爲助火。而坐失機宜也。其後惑於他歧。終致不起。

聶久吾曰。一友春間考試。多飲燒酒。咳嗽吐痰。每晨出痰血數十多口。求診已定方。雖用清涼。而製炒又兼滋補。適一醫至。見其火盛。用桃仁承氣湯下之。又用涼藥二劑。乃生芩連梔柏之類。彼求速效。欲用其方。有疑之者。特問予。予曰。驟下之。若誤。恐不可爲。無已。姑用其涼湯試之。彼竟以二劑。一日服之。至夜分咳嗽不止。吐紅滿地。於是用予方。





四十餘劑。又每日用雪梨汁一甌。頓溫服。逾兩旬而咳與紅悉愈矣。夫清涼一也。或服之轉劇。或服之而瘳。何也。蓋火性急疾。亟攻之則其勢愈炎。緩治之則其邪漸息。此情理之常。而庸庸者不知也。其方二冬二母。梔柏。芩連。丹皮。生地。花粉。元參。前胡。桔梗。香附。枳實。側柏。葉生。甘草。生薑。一片。水一碗。煎入八分。溫服。諸藥炒製亦與眾同。

魏玉橫曰。關太孺人年七十七。久患脇痛。左半不能臥。食少不眠。十月間。忽吐血數口。進童便不應。或與之小劑。生地。山梔。茅根。茜草之類。亦不應。或謂有瘀。用方與前相仿。診之。右關弦畧數。左右寸俱鼓指。曰。凡吐血屬瘀者。多雜紫。

黑成塊。今所去皆散漫不凝。蓋由肝木失養燥而生火。值亥月木生之時。不能藏蟄。反騰而上。衝擊胃絡。致陽明之火泛濫而出也。雖在寒月。必使加黃連於養榮之劑。以抑之。使其下降潛伏。自無痛沸之患矣。用生熟地沙參麥冬山藥杞子。入連三分。酒炒焦。數服血止食進。又十劑全愈。第此病屬在年高病久。非大劑兩儀膏。真元不易復元也。

徐宇治年未三十。先患舌瘡。數年不愈。仲秋忽嘔血。每日或一椀。或一杯。或十數口。脈之兩手皆豁大。狀如蔥蔥。重按則澀。而畧數。此木性久橫。遇金旺之時。抑不得遂。故使脇痛而有塊。其少腹之氣上衝。而作咳嗽咽痛者。龍雷挾火。

以仇金也。其手足常冷者。土受木侮而作厥也。究其根源。良由水不足而又遇燥令。非生金滋水。何以馴而擾之。生地杞子沙參麥冬元參萸仁七八劑脈漸斂。症漸瘳。又內熟地壹兩。數劑並瘳亦愈矣。

僕廿年未四十。虬然一鬚。素有血症。立夏忽吐血數盈。面色青慘。寒熱往來。夜熱尤甚。咳嗽連聲。而擡肩倚息。顛頂左半筋抽掣。痛不可忍。此厥陰怒火上衝胃絡也。胃爲多氣多血之府。且其人多鬚。則血必多。故暴去如許。而脈不躁大也。與生地杞子各一兩。沙參五錢。麥冬叁錢。萸仁二錢。數帖諸症悉愈。愈後面青不減。謂肝木久傷宜多服前劑。



以滋養之。否則根菱枯悴。無以發生也。不聽。後至亥月木  
生之後。病果作。反謂前者服重補。將病補住。故復發。更醫  
數人。至次年雨水而歿。

葉天士曰。一人吐血。曰春溫嗽痰。固屬時邪。氣質有厚薄。不  
可概以辛散。且在知識發動之年。陰分自不足。以致欬喘  
吐血。當以甘寒潤降。以肅金。鮮枇杷葉。甜杏仁。南沙參。川

貝母。甜水梨。甘蔗漿。徐靈胎曰。此爲正  
治。此藥最宜留心。

汪某年七十。天明至午。嗽甚。痰血。春暖陽浮。是腎虛不能藏  
欬音濁。不爽。先議輕清。治氣分之熱。桑葉。花粉。黑梔。皮。桔

梗。甘草。橘紅。





徐靈胎曰、桔梗升提、凡嗽症血症、非降納不可。此品却與相反用之、無不受害。其固由於仲景治少陰喉症用甘桔湯、遂以桔梗爲清肺降火之品。不知仲景之方、乃專以甘草治少陰犯肺之火、恐甘草留入中宮、不能留於上焦、故少用桔梗以載甘草存留上焦。後人不知、竟以爲欬之要藥、豈不大謬。故桔梗同清火疏痰之藥、猶無大害。若同辛燥等藥用之、無不氣逆痰升、涎潮血湧。余目覩甚多、而藥者無一人能悟。自宋以來、無不盡然、不獨今也。此老亦隨俗不察耳。

一人脈特數、舌心灰、咳痰有血、頻嘔絡傷、致血隨熱氣上出。

仍理氣分。桑葉花粉。苡仁川貝母黃芩茯苓。除靈胎口芤而嘔者毋專

治肺當降

納胃氣也

江某積痰在絡動絡血逆。今年六月初時令暴熱。熱氣吸入。

首先犯肺。氣熱血湧。強降其血。血藥皆屬呆滯。而清空熱

氣。仍蒙蔽於頭髓空靈之所。諸竅痺塞。鼻室瘕肉。出入之

氣。都從口出。顯然肺氣鬱蒸。致腦髓熱蒸脂痰自下。古稱

燥物消物莫如火。但清寒直泄中下。清空之病。仍然詔議

以氣分輕揚。無取外散。專治內通。妙醫工遇此法。則每每

忽而失察。連翹牛旁子通草桑葉鮮荷葉汁青菊花葉。臨

服入生石膏未煎一沸

吐血



一人年二十三、以毒藥薰瘡、火氣逼射肺金、遂咳嗆痰血、咽  
乾胸悶、診脈尺浮。下焦陰氣不藏、最慮病延及下。卽有虛  
損之患。姑以輕藥暫清上焦以解火氣。杏仁三錢、綠豆皮  
三錢、冬瓜皮三錢、苡仁三錢、川貝錢半、馬兜鈴七分。

嚴某年四十三、脈數濇、小結、痰血經年、屢發仍能納食、應酬  
此非精血損怯。由乎五志過動、相火內寄、肝胆操持鬱勃。  
皆令動灼、致絡血上滲、混入痰火、必靜養數月方安。否則  
木水劫灼、胃傷減食、病由是日加矣。丹皮、薄荷、梗、菊花、葉  
黑梔子、淡黃芩、生白芍、鬱金、川貝母。

藜按此神志之病。固非藥餌所能勝。然靜以制動、潤以



滋液亦用藥之規則也。喻氏製滋液救焚湯以治夫關格之症。本無治法。喻氏之方亦爲徒設。竊擬借以治此症。頗爲酌對。至方中之五味人參。則臨症酌其去取可也。生地二錢取汁。麥冬二錢取汁。人參一錢五分。人參拌蒸炙甘草一錢。真阿膠一錢。胡麻仁一錢炒。妍柏子仁七分炒。五味子四分。紫石英一錢。寒水石壹錢。滑石一錢。生犀角汁三分。薑汁二茶匙。右除四汁及阿膠。用泉水四茶杯。緩煎至一杯半。去渣。入四汁及阿膠。再上火。畧煎至膠烊化。斟出調牛黃細末五釐。日中分三三次熱服。





葉天士曰。凡咳血之脈。右堅者。又在氣分。係震動胃絡所致。宜薄味調養胃陰。生扁豆。茯苓。神北沙參。苡仁等類。左堅者。乃肝腎陰傷所致。宜地黃。阿膠。枸杞。五味等類。脈絃脇痛者。宜蘇子。桃仁。降香。鬱金等類。成盤碗者。葛可久。花蓋石散。仲景大黃黃連瀉心湯。一症而條分縷晰。此再加分別。則臨症有據矣。

鄒某年二十四。向有失血。是真陰不旺。夏至陰生。伏天陽越於表。陰伏於裏。理宜然矣。無如心神易動。暗吸腎陰。絡脈聚血。陽觸乃溢。陰伏不固。隨陽奔騰。自述下有衝突逆氣。血湧如泉。蓋任脈爲擔任之職。失其擔任。衝陽上沖。莫制。

皆腎精肝血不主內守。陽翔為血溢。陽墜為陰遺。腰痛足  
脛畏冷。何一非精奪下損現證。經言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藥味宜取質靜填補。重着歸下。莫見血以投涼。莫因嗽以  
理肺。若此治法。元海得以立基。衝陽不來犯上。然損非旬  
日可復。須寒暑更遷。凝然不動。自日逐安適。調攝未緩縷  
悉也。人參三錢。熟地炒鬆成灰四錢。冷水洗一次。鮮河車  
膏一錢。和服。茯苓錢半。炒黑枸杞子錢半。北五味一錢。沙  
苑疾藜一錢半。紫石英五錢生研。除靈胎日以五味  
易牡礪則無弊矣

蔣某年六十二宿傷怒勞血溢紫塊。先以降氣導血蘇子降

香末桃仁黑山梔金釵石斛製大黃

徐靈胎曰。葉氏治血病。其議論大端不信古。而用藥全  
然不知。其大犯在用麥冬。五味。玉竹。沙參。夫麥冬。乃補  
肺之重劑。肺氣虛極。氣不能續。則用之以補肺氣。然脈  
門冬湯。竹葉石膏湯是也。蓋防其窒膩耳。若吐血。欬嗽。  
乃肺家痰火盤踞之病。豈宜峻補。從此無愈日矣。至五  
味之酸。一味收斂。仲景用之以治上氣欬逆。肺脈不合  
之症。然必與乾薑同用。以辛散寒邪。從無獨用者。今吐  
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壅。惟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  
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一毫去路。是何法也。其沙參。玉  
竹之補肺。大畧相近。嗚呼。此之不明。後世永無吐血不



死之人矣。舉世盡然。今爲尤甚傷哉。又曰古時虛勞與吐血確是二病。虛勞是虛寒症。以溫補爲主。吐血之症不一。大約原陰虛火旺者爲多。葉氏亦言之鑿鑿。但有時仍以建中湯爲治。則又誤以仲景虛勞治法混入吐血門中。終是胸無定見也。五十年前吐血者極少。諸前輩無不以服補腎藥爲戒。所以死者絕少。目今吐血者十人而五。不服藥者無不生。服麥冬五味者無不死。此雖時令使然。而藥誤亦不少也。可不畏哉。

廣筆記曰。今之療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則專用寒涼。如芩連山。梔。知。柏之類。往往傷脾作瀉。以致不救。一則專用人參。



肺熱還傷肺。則嗽愈甚。亦有用參而愈者。此是氣虛喘嗽。與陰虛火熾者不同。然亦百不一二也。仲淳立論專以白芍藥炙甘草制肝。枇杷葉麥冬薄荷葉橘紅貝母清肺。薏苡仁淮山藥養脾。韭菜降香蘇子下氣。青蒿鱉甲銀柴胡丹皮地骨皮補陰清熱。炒棗仁白茯苓山萸肉枸杞補腎。屢試輒驗。然陰無乍長之法。非多服不效。病家欲速其功。醫者張皇無主。百藥雜試。以致殞身。覆轍相尋。不悟悲

夫鬱金治吐血聖藥。患無真者耳。

藜按所指二弊。極爲明透。苦寒之弊。人皆知戒。無敢犯者。惟溫補一途。凡以名醫自負。及古今方書。無不以此



爲主殺人無算。毫不知悟。偶遇陽虛之疾。治以溫補而愈。遂認影作身。列爲醫案。嘵嘵辨論。以爲治血症之法。理應如此。不知血症之能服參耆者。愈之甚易。殊不勞先生之暢發高論也。論中所列藥品。亦極平穩。惟韭菜山萸枸杞。尙宜斟酌用之。

張飛疇治鄒孔昭昆仲俱患喘欬吐血肩息不得臥孔昭之脈尺部雖弦而寸關卻和平此火迫肺脹又兼感客邪審其所吐之血多帶痰水知必從胃而出先與小建中加丹皮和其榮衛續與異功去朮加山藥丹皮靈砂丹收攝泛火則肺胃自清遂愈于昭之脈關尺皆弦細如循刀刃血

色正赤如凝硃。爲少陰守藏之血。辭不治。又治費仲雪久患膈塞嘔逆中脘覺痛如刺。不時痰中帶血。六脈沈細如絲。自謂六陰之脈。及按至神門。別有一脈。上至陽谿。迢迢應指。知胃氣未竭。尙可久延。其女不過欬血一二次。尙能梳洗出人。診得純弦細數。此胃氣已竭。安有復生之理。亦辭不治。

黎按觀此數案。知諸公於陰虛火炎之虛勞。皆棄之不治。而其所謂用建中異功。及歸芪麥朮等藥而愈者。皆陽虛之症。而非陰虧火炎之症也。遍覽方書。所列虛勞諸治法。未嘗不燦然可觀於陰虛火炎之症。亦未嘗混

同立論而其究必歸於補陽。蓋未嘗於此中身親閱歷。故所談皆捕風捉影也。以余所見陰虛火炎之症。其脈無不細數而弦。皆醫者醫書所謂不治之症。然調治得宜。亦有愈者。其治法大約以脾胃為主。而難處在不能用參朮。故非積以歲月不可。迨至陰氣漸回。弦細之脈漸滅。可用參朮大補時。而其病已愈矣。

徐靈胎曰。五十年前吐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證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藥誤之也。蓋血證因傷風咳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虛勞傷損者。十之二三。乃醫者概以熟地人參麥冬。五味等滋補。酸斂之藥。將風痰瘀俱收拾肺管。令



其咳嗽不止。元氣震動。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風寒補住。必成勞病。無人不知。今竟無一人知之矣。蓋吐血而嗽者。當清肺降氣。畧佐補陰之品。其不嗽者。乃喉中之絡破。故血從絡出。并不必服藥。其甚者。祇取補絡之藥。以填損處。自可除根。即不服藥。亦能自愈。歷試不爽。但病者進以不服藥之說。則雖或面從。背後必非。笑隨之。進以熟地麥冬人參五味等藥。則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後者復然。豈非命乎。

黃錦芳治劉某。欬血有年。時發時止。審其血雖色紅不黑。而半雜白飲。望其色雖紅而白。而卻倏忽不定。察其氣息。

雖奔迫上急，但靜坐則平。動作則劇聽其聲音，則暴迫不響。詢其飲食，則陰潤之物，不敢習進。先服之藥，類多清潤。初服似效，再服即覺不宜。偶服柿餅，遂覺冷氣沁心。診其脈，左右二關俱弦數，擊指而卻無力。用苡仁三錢，麥冬五分，分下氣爲君，龍骨首烏阿膠各一錢，養肝爲臣，牛膝錢半，引氣及血歸左，附子五分，五味子五粒，引火及氣歸右。用厚朴廣皮以除脾胃痰溼，服二劑氣平大半。左關數脈亦減，但脾肺脈仍數，指末平，是肺之寒，脾之溼，尙未除也。去五味麥冬，加廣皮厚朴以疏脾，枳殼桔梗以開肺，欬嗽即止。但日間勞動則復發，病者問善後之圖，黃曰：是病諸經

虛損。先宜息氣凝神。節勞慾以立其基。次宜節飲食以保其脾。終宜調寒溫以補其肺。然後隨病症之虛實寒熱用藥。餌以調其偏。大約症見肝燥。欬紅脈見左關獨數。非用首烏阿膠不能潤肝。氣上逆非用龍骨不能鎮肺。氣隨溼上湧非用苡仁不能瀉肝。氣燥而不收非用牛膝車前不能使氣歸陰。下朝於左火衰氣浮非用附子五味不能使陽陰下行於右。至或脾濕痰湧不思飲食則當重陳皮厚朴以疏之。或加半夏以降之。肺有感冒而見胸痹微用枳殼桔梗以開之。蓋重用則恐其腎氣上浮也。若更見哮喘則又當用麻黃杏仁使血歸經而不上溢。但總不宜過潤。

過清致傷脾胃，俾流為嘔吐泄瀉之症，又不宜碍肝碍氣，使血隨氣湧而致不可救也。

# 衄血

竇材治一人患衄血，日夜有數升，諸藥不效。竇為針關元穴，入二寸，留二刻，呼問病人曰：針下覺熱否？曰：熱矣。乃令吸氣出針，其血立止。

一法治鼻衄與腦衄，神方用赤金打成一戒指，帶左手無名指上。如發作時，將戒指捏緊纏住，則衄止矣。醫林指月

趙汝隆治一官病齒衄，日流血數升，諸醫束手。隆摘苦蒿令





細嚼立愈

雲南通志

李嗣立治趙季修赴龍泉知縣單騎速行時值盛暑未幾患

鼻衄日出血升許李教服藕汁生地黃膏方趙云某往年

因赴銓曹聽選省前急走數回心緒不寧感熱驟得鼻衄

之症尋扣臨安一名醫服藥遂痊謝以五萬錢臨別時醫

再三囑云恐後時疾作萬勿輕信醫者服生地黃藕汁之

藥冰冷脾胃無服可生半月易醫無效李乃就此方隱其

藥味俾服之三日疾愈趙問曰此藥如是靈驗得非與臨

安醫之藥同乎李笑曰卽前所獻之方也趙歎曰前醫設

爲譎謀幾誤性命微君調治吾其鬼矣

續醫說



龔子才治一人年近五旬素稟弱怯患衄血長流五晝夜百藥不止脈洪數無力此去血過多虛損之極以八物湯加熟附子等分又加真茜草五錢水煎頻服連進二劑其血遂止又依前方去茜草調理十數劑而愈

李時珍治一婦人衄血一晝夜不止諸治不效令搗蒜傅定心卽時遂愈

汪石山治陳銳面黑形瘦年三十餘患鼻衄發熱惡寒消穀善饑疲倦或自汗嘔血汪診之脈細且數約有六至曰丹溪論瘦黑者鼻衄者脈數者參耆皆所當禁固也然不可執爲定論脈經云數脈所主其邪爲熱其症爲虛宜人參

三錢。生甘草陳皮黃柏白朮歸身生地山梔生白芍。遞爲  
佐使。服之果安。

張路玉治朱聖卿鼻衄如崩三日不止較往時所發最劇服

犀角地黃湯柏葉石膏丹梔之屬轉盛第四日邀診脈迫

急如循刀。及此陰火上乘載血於上。得寒涼之藥。傷其胃

中清陽之氣。所以脈變弦緊。與生料六味加五味子作湯

另加肉桂三錢。飛羅麵糊分三丸。用煎藥調下。甫入咽其

血頓止。少頃口鼻去血塊數枚全愈。自此數年之後。永不

再發。

楊乘六治施鳴玉衄血如注三日半不止凡止衄方法並無



一應氣息欲絕。脈之虛大而緩。面色痿黃。舌嫩黃而胖。知其四肢疲軟。渾身倦怠。懶於言語。動輒嗜臥者。匪朝夕也。詢之果然而。屢起之故。緣自鍾溪歸家。一路逆風。操舟儘力。不及達岸。卽屢至今第四日矣。口病人中氣大虧。本不足以攝血。復因勞力太甚。重傷胃絡。胃絡陽絡也。陽絡傷則血出上竅。胃脈絡鼻。所以血出鼻孔也。乃用補中益氣湯。加炒黑乾薑一劑而屢止。去乾薑加白芍五味子數劑。而從前諸症漸除。

呂東莊治一張姓者。好學深思士也。年十八冬。杪得齒屨。及手足心熱。恍惚不寤。合呂愈甚。盜汗胸前出如油。間或夢



遺或不夢而遺。伊叔錄脈症求方。曰：脈不敢憑據所証。症乃三焦胞絡火遊行也。試用後方。連翹、黃芩、麥冬、生地、丹皮、丹參、茯苓、石斛、滑石、辰砂、甘草、白豆蔻等。一劑而愈。及明年用功急迫。至夏其症復作。或云皆不足症。用溫補腎經及澀精等劑。服之。曰：劇。又進溫補腎經九料。斤許。愈。劇。至不能立。立則足底刺痛。或謂爲虐症矣。乃求診。曰：體雖尪羸。而面色憔悴之中。精神猶在。問所服藥。出示方。曰：生藥舖矣。何得不凶。且少年樸實人。何必用溫補。曰：手足心熱。奈何。曰：勞心之人。大抵如是。曰：夢泄。奈何。曰：夢泄。人人各殊。此乃心腎不交所致。與夫盜汗恍惚症。皆三焦。

胞絡之火行游而然藥宜清涼遂仍前方去滑石豆仁辰砂加升麻五錢燈草十餘莖又用麥冬生地滑石石斛茯苓白芍丹參神麩辰砂作丸守服而愈

真通人之論可為執方治病者作頂

針門

王執中母氏忽患鼻衄急取藥服凡昔與人服有甚效者皆

不效因閱集效方云口鼻出血不止名腦衄灸上星五十

壯尙宜頭上不宜多灸只灸七壯而止次日復作再灸十

一灸而愈有人鼻常出膿血執中教灸額會亦愈則知額

會上星皆治鼻衄之上法也醫者不可不知資生經

一婦人鬱結而患前症用加味歸脾湯其血漸止飲食漸進



用加味逍遙散。元氣漸復。寒熱漸止。後因怒仍衄。寒熱往來。用小柴胡湯。加芎歸丹皮而愈。

一婦人因勞衄血。服涼藥之劑。更致便血。或以血下爲順。仍用治血。薛曰。此因脾氣下陷。而從當升補脾氣。庶使血歸其經。不信。果血益甚。乃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加味歸脾湯而愈。此症用寒涼止血。不補脾肺而死者多矣。

馬元儀治陸太史母。患衄血不已。兩脈浮大而數。重按無神。面赤煩燥。口乾發熱。心悸恍惚。羣作陽明火熱陰虛內動之症。治旬日轉盛。此因憂思悒鬱。致傷陽氣。陽氣既傷。陰血無主。上逆則衄。下奪則便。當作中虛挾寒治。用附子理



中湯內益人參至三兩。眾阻之。明日復診。脈象散失較之浮數爲更天淵。乃謂眾曰。症既非實。以補養爲主。然氣血俱要。而補氣則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需。養陽在滋陰之後。是以非助火而益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令進前方。不得已減去人參二兩。服至第九日。衄血便血俱止。後以歸脾湯調理而愈。

譙知閣熙載壬子年病衄血。用燈草數枚。以百沸湯煮。逐枚漉出。乘熱安頂上。冷卽易之。遂愈。

百乙方

此卽灸上星鷓會之意

蘇滄光云。其母夫人常衄血盈盆。百藥不效。用好麻油紙搽絀鼻中。頃之打嚏卽愈。此方甚奇。

全上





楊子縣吏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脈實

而數治當下導與桃仁承氣湯去積瘀次服既濟湯而愈

蓋此人過食煎炙飲醕酒皆積熱所致也。白雲集

醫旨緒餘曰有姪女十歲因傷齒動搖以苧麻摘之血出不

止一日夜積十一盆用末藥止之少頃復從口出診其脈

皆洪大有力以三製大黃末二錢枳殼湯少加童便調下

去黑糞數枚其血頓止。未入選

一男子每齒根出血盈盆一月一發百藥不效知其飲酒投

前藥一服而安是知此疾多陽明熱甚所致緣衝任二脈

皆附陽明而陽明一經氣血俱多故一發如潮湧急則治



其標也。投以釜底抽薪之法，應手而愈。

醫漢卿曰：一人齒根邊津津血不止，苦竹茹四兩，醋煮含嗽吐之而愈。

一人舌上忽出血，有穴如簪孔大，赤小豆一升，杵碎水三碗。

和擣取汁，每服一盞，不拘時服。用槐花末糝上而愈。

良方但用

槐花末糝名曰舌衄

沈明生治給諫姜如農長君，勉中患衄不已，去血盈斗一月。

後衄止，復患囊癰，六脈如絲，精神困憊，始猶健飲，漸至饘

粥不入，先後醫友但云虛而當補，莫測病根所在，於是參

耆不效，桂附隨之，愈補而形愈虛，愈溫而氣愈弱，最後沈



至時屆冬至矣。據脈與症，亦謂當溫無疑。獨念桂附太熱，姑用補中益氣，嘗之毫無進退。忽悟吾亦踵其誤矣。夫食雖不入，而大便秘結，症類虛寒，而口渴喜飲，蓋衄血之來，本因邪火上熾，乃遽用血脫益氣之法，衄雖止而熱不下，發爲囊癰。旣潰，瘍科又泥寒藥，不能收口之戒，亦務溫補周旋左右者。目擊病人，疔羸，又聞眾口稱虛，強令進食，以入卧藏蓐之體，恣噉肥甘，不爲運化，是以藥食並壅，內熱外寒，此病中之病，初非衄與癰所致，宜其愈補而愈不靈也。先哲云：脈浮者穀不化，又云：大實有羸狀，誤補益疾，其斯之謂與。遂力主清潤，疏解以硝黃爲前茅，而大便立通。



以芩芍爲後勁而飲食漸進如絲之脈一綫添長久滯之  
軀一陽來復不惟衄血不作且令瘡口易收孰謂從脈可  
以舍症不思而得病情哉向非翻然易轍轉敗爲功人惟  
知補之不效而已又安知效之不在補也此事難知如此  
吳橋治文學于學易舉孝廉病衄其衄汨汨然七晝夜不止  
甚則急如涌泉眾醫濟以寒涼不效急以大承氣湯下之  
亦不行橋曰孝廉故以酒豪積熱在胃投以石膏半劑愈  
之眾醫請曰積熱宜寒則吾劑寒之者至矣公何獨得之  
石膏橋曰治病必須合經病在是經乃宜是藥石膏則陽  
明胃經藥也安得以雜投取效哉

太函集



聶久吾治葉氏子年十五患衄血治不效詢其症自九歲起其初每年不過五七次每次流數茶匙至十一歲則每月一次每次流半酒盞十二歲則兩月三次每次流一酒杯十三歲則每月兩次流半茶鍾十四歲則每月或兩次流大半椀今十五歲則八九日一次每次流盈椀矣瘦削骨立夜間身熱危困極矣諸醫所用皆清熱涼血之劑十劑岷減四五三十劑減七八四十劑則兩月一次每次不過數點五十劑全安而肌肉腫矣後或有時少作以前方一劑立愈地芍芎歸二冬知柏芩連首烏花粉丹皮香附甘草龍眼肉水煮調好髮灰五分食遠服

聶方輕極每品不過七七分



魏玉橫曰。楊氏子年二十餘歲。病鼻衄如涌。有令以黑山梔  
末吹者。有令以濕草紙熨腦門者。有令以熱酒浸脚者。痘  
憧擾擾。一日夜不得止。令覓有乳婦人。以乳對鼻孔擠。乳  
乳入。必止。止後候鼻血乾燥宜。空去之。如法立愈。

郭氏兒七歲。病咳嗽。夜熱時時鼻衄。衄之盛。常在半夜。兒醫  
耑與疏散涼解。食減則又與香燥消運。日益就憊。延診。見  
其面目畧腫。年壽環口隱起青氣。按其乳旁期門虛里之  
間突突。跳築。謂此稟賦薄弱。頑。要過勞傷其肝腎木上侮  
金。故其衄多出於左鼻孔。乃內傷非外感也。與養青湯數。  
帖少減。再加熟地地骨皮。萸仁四帖全愈。



# 下血

張子和曰樂彥剛病下血，醫者以藥下之，默默而死。其子企見張而問曰：曰吾父之死，竟無人知，是何症？張曰：病剗其心也。心主行血，故被剗則血不禁。若血溢身熱者，死火數七。七日故死，治不當。下之不滿數。企曰：四日死，何謂病剗心？張曰：智不足而強謀，力不足而強與，心安得不剗也。樂初與邢爭屋，不勝，遂得此病。企由是大服拜而學醫。

王礪恆治張大復，腸血下注，痛不可忍，胸腹滯悶，痛極血濡，縷着禪裊間，嗒嗒有聲，曰：此欲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

貝母一兩令細研爲末分作十劑酒少許嚥下三舐而住者減色昏黑又三舐之息矣後作寒熱十日而愈後數年復發血止則左脇腫痛有聲汨汨然達於腹又數日汨汨聲稍達於背乃用沉香酒磨飲之不三日減筆談

汪龍溪手札云去年得下血疾半年有餘今春誤食胡桃胡

桃能下血則知胡桃當忌也珊瑚網

龔子才治一人血痢及下血不止以六味丸加地榆阿膠炒

黃連黃芩生地而愈。

孫文垣治董龍山夫人年三十五病便血日二三次下腹不疼

諸醫治三年不效診之左脈沈澀右脈漏出關外診不應





病謂血既久下。且當益其氣而升提之。以採其病。乃用補  
中益氣。加阿膠地榆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因  
勞血復下。再索前藥。乃謂之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  
經隧。前藥因脈難憑。故以升提兼補兼滯者。以採虛實耳。  
今得病情。法當下。以除其根。董曰。便血三年。雖二三下而  
月況不爽。且至五日。如此尚有停蓄耶。曰。以此而知其必  
有瘀也。經曰。不塞不流。不行不止。今之瘀。實由塞之故也。  
行則不塞。古人治痢。必先下之。亦此意也。用桃仁承氣湯。  
加丹皮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之。五更下黑瘀半桶。復  
索下藥。曰。姑以理脾藥養之。病根已動。俟五日。再下。未晚。



至期復用下劑。又去黑瘀如前者半。繼以補中益氣湯參  
苓白朮散。調理全愈。

吳孚先治賴思誠大便下血已十有六月。諸醫無功。診得右  
寸實數。大便如常。是實熱在肺。傳於大腸。與黃芩花粉山  
梔麥冬桔梗。清其肺熱。不數日其病如失。前治不效者。俱  
就腸中消息故耳。

李士材治學憲黃貞。父下血甚多。面色痿黃。發熱倦怠。盜汗  
遺精。診之曰脾虛不能統血。腎虛不能閉藏。法當以補中  
益氣。五帖並而進之。十日汗止。二十日血止。再以六味間  
服。一月而安。



盧不遠云戊申秋坐分水王元極家堂上有人從外來望其  
色黃而內深青問元極乃族兄也問何病云唯便血余謂  
春來病必甚春分法當死至己酉二月果歿或問曰君未  
嘗診候何問之而遽斷知之且在半年之先也予曰脈者  
形之機色者氣之兆嘗讀倉公舍人奴案故心識其脾傷  
之色至春土不勝木法當死然舍人奴以四月死者尙肥  
而王之體已瘦耳又曰半年之前豈無方可治乎曰君不  
聞扁鵲之言乎越人非能生死人也當生者越人能使之  
起耳且疾之所在有四曰絡曰經曰府曰藏絡經及府病  
尙屬半死而藏病則絕不可活况其人藏色已外顯又烏



能治哉。

陸養愚治姚天池室素有腸紅症服山梔丹皮苓連涼血之劑即止近因惱怒飲食遂患痞滿按之急痛大便不行醫以丸藥下之大便已通按之不痛而胸膈仍不舒飲食不進再行氣藥投之痞脹不減而便血大作三四日不止又以涼血藥投之血不止而反增嘔惡身體微熱旬日間肌肉削其半脈之人迎沈而澹氣口弦而急夫沈澹者血失也弦急者肝盛也肝盛則脾虛而痞滿下血之症並作矣用參朮歸芍蒼朮枯薑阿膠數劑血止脹寬飲食漸進去枯薑加熟地調理月餘而痊。



呂東莊治孫子川久患下血病症夏末忽滯下口渴不思飲食坐臥不寧身體日夜發熱肛門下墜周圍腫痛遍身軟弱身子羸瘦行走懶怠始則腹內悶痛繼而體熱脈洪數曰若論滯下則諸症皆死候也然今在下血之後則未可盡責之滯下當變法治之先用白朮茯苓山藥神麩苡仁陳皮甘草等藥強其中以統血次用黃連澤瀉黃芩丹皮等藥以解鬱積之熱後用熟地歸芍等以復其陰次第進之乃痊。

薛立齋治一婦人下血不已面色瘦黃四肢長冷此中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送四神丸數服而愈。

光祿張淑人下血煩燥作渴大便重墜後去稍緩用三黃湯  
加大黃至四兩方應後又用三黃湯二十餘劑而愈此等  
元氣百中一二

韓地官之內脾胃素弱因飲食停滯服剋伐之劑自汗身冷  
氣短喘急腹痛便血或用滋補劑皆不應乃用人參炮附  
子各五錢二劑稍應卻用六君子每劑加炮附子三錢四  
劑漸安又用前湯每加附子一錢數劑乃痊

一婦人因怒胸痞飲食少思服消導利氣之藥痰喘胸滿大  
便下血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炮薑四劑諸症頓愈又  
用八珍加柴胡炒梔全愈

通府薛允頤下血服犀角地黃湯等藥其血愈多形體消瘦發熱食少裏急後重此脾氣下陷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一劑而愈。

一男子便血每春間尤甚且兼腹痛以除溫和血湯治之而愈。

薛立齋治一男子素有溫熱便血以槐花散治之而愈。

一婦人糞後下血面色痿黃耳鳴嗜臥飲食不甘服涼血藥愈甚診之右關脈浮而弱以加味四君子湯加升麻柴胡數劑脾氣已醒兼進黃連丸數劑而愈大凡下血服涼血藥不應必因中虛氣不能攝血非補中升陽之藥不能應。

切忌寒涼之劑。亦有傷濕熱之食。成腸癖而下膿血者。宜苦寒之劑。以內疏之。脈弦絕澀者難治。滑大柔和者易治也。

一男子糞後下血。諸藥久不愈。甚危。診之乃濕熱。乃黃連丸二服頓止。數服而痊。

一男子糞後下血。久而不愈。中氣不足。以補中益氣湯數劑。更以黃連散數服。血止。又服前湯。月餘不再作。

馬元儀治汪氏婦。患便血症。時適澡浴。忽下血不已。遂汗出燥煩。心悸恍惚。轉側不安。診得兩脈虛瀉。虛為氣虛。瀉為陰傷。人身陽根於陰。陰近於陽。兩相維倚者也。今陰血暴





虛陽無偶必致外越。陽越則陰愈無主。其能內固乎。當急固其氣。氣充則不治血而血自守矣。先以參附理中湯。繼以歸脾湯。及大造丸。平補氣血而安。人理深談

蔣氏婦便血久不愈。脈右虛微。左弦搏。此鬱結傷肝。肝病傳

脾。二經營血不守。以人參逍遙散。和肝益脾。二劑右脈稍

透。症減一二。欲速愈。請用苦寒。曰肝脾兩經為相勝之藏。

木旺則土虛。用苦寒之劑。則重損其脾。惟此方益土之元。

可以柔木。養肝之陰。可以安土。遂守前方。三十餘劑而痊。

陸氏續集驗方。治下血不已。量臍心與脊骨平於脊骨上灸

七壯即止。如再發。即再灸七壯。永除根。目覩數人有效。余



常用此灸人腸風皆除根神效無比然亦須按此骨突痠

疼方灸之不痛則不多也但便血本因腸風腸風

不可分爲三或分三治之非也醫說續編雄按便血腸痔豈可不分

盧州郭醫云趙俊臣帥合肥日其胥司馬機宜患酒毒下血

多至升斗服四物湯每料加炒焦槐花二兩如常法煎服

而愈全上

王嗣康爲蔡昭先處厚朴煎治積年下血韓縣尉云乃尊左

藏服之作效右用厚朴五兩用生薑五兩同搗開於銀石器內炒令紫色右爲

一兩大麥蘖神曲二味各一兩同炒紫色右炒爲末白水麵糊爲丸

如梧桐子大疾作空心米飲下一百丸平時三五丸嗣



康云腸胃本無血。元氣虛腸薄。自榮衛滲入。今用厚朴厚

腸胃。神麩麥蘖消酒食。於朮導水。血自不作也。

醫說續編

按雄

腸胃本無血一言詢為卓見、

立齋治張刑部德和便血數年。舌下筋紫。午後唇下赤。胃肺

脈洪。謂大腸之脈散舌下。大腸有熱。故舌下筋紫。又便血

胃脈環口。繞成漿唇下。即承漿也。午後陰火旺。故承漿發

赤。蓋胃為本。肺為標。乃標本有熱也。遂以防風通聖散為

丸。治之而愈。後每睡忽驚跳而起。不自知其故。如是者年

餘。腦發一毒。焮痛。左尺脈數。此膀胱積熱而然。以黃連消

毒散數劑。少愈。次以金銀花瓜蒌甘草節當歸。服月餘而



平。此肝經血虛而燥也。患此者頗多，以其不甚為害，故醫亦莫之知耳。

南昌鄧思濟傳便紅方。或因酒毒發者，先用川黃連去鬚切。

片酒炒細末。每服三錢，空心白酒調下。忌葷腥一月。服連。

末後必腹痛去血愈多。復用白芍一兩，白朮五錢，甘草三。

錢同炒揀開。先用白芍煎湯服。腹痛自止。後以白朮甘草。

同煎服。遂愈。又一法以粳米三分，糯米三分，煮粥空腹服。

遂愈。此無他。補胃氣則陽明調。所以便紅自除也。廣筆記

製方  
精妙

蕭萬輿治陳克元年二十八元氣虛寒面青白肢體頻冷嘔。

痰飽脹小便清利患大便下血數月不出脈沈伏如無重。





按著骨方見蠕動曰脈症相符此藏氣虛寒血脫也以全  
全大補湯去川芎白芍加熟附子炮薑少佐升麻服四劑  
便血頓止若以此屬熱妄投寒劑必無生矣

朱孝廉明恥面色青黃初爲感寒過飲薑湯患內熱脫血服  
芩連寒劑卽愈後因勞復發再服不納惟靜養兩旬方瘥  
近因驚復作仍倦怠增劇脈之六部皆沈緩濡弱曰始受  
辛熱投以苦寒宜乎卽愈但熱氣旣消而廣腸血竅尙未  
斂血故遇勞卽發夫勞則傷脾脾傷則不能統血致下陷  
循故竅而出此因於勞非由於熱也今屢發而元氣愈虛  
惟至靜固中之劑庶可耳以熟地爲君參耆歸朮爲臣丹



皮炙草知母茯苓阿膠爲佐。引用升柴爲丸與服仍兼飲

加減歸脾湯。月餘諸症如失。虛寒積熱之外又有此一症但既云至靜固中之劑則當

歸丹皮似  
尚未合法

彭予白病脫血久不痊因積勞所致萬以爲勞傷脾肺即腎

家伎巧亦爲之竭曰得無遇事過時而失食熱升燎於首

面乎曰正苦此耳屢服苓連清火之劑漫不應脈之六部

沈緩與六味加肉桂人參五子味丸服不數月沈痾頓痊

乙丑歲蕭寓楚中時適有僕婦每患便血投以臟連丸隨服

隨愈。

劉友善屬文病便血服香連丸經歲不愈飲食如常冬娶婦



輟藥却愈。次夏患痢，且能健啖起居不倦。投香連丸四劑，至夜發厥而死。此症全屬肝火於此可見。大都此積服寒涼脾氣漸傷，又娶親後精血日耗，元氣不支，故遇血卽仆。理可知也。禍非旦夕有由來矣。

錢國賓治戴思雲妻，得病年餘，大便下血如腐，或紫或紅，身體昏暈，久病虛且損矣。其脈浮滑沈滯，脾部更甚細，思血脈病久當見花虛數，瀉此痰脈也。以導痰湯加九製大黃一二三服愈。

蔣仲芳治徐萬壽，年二十餘，七月中下血不止，遍醫不效。至十月初屢次昏暈，事急矣。診之右寸獨得洪數，是必實熱。



在肺傳於大腸也用麥冬花粉桔梗元參黃芩山梔五味沙參服數劑而愈

近見一症寒熱微渴胸滿微煩小便利大便稀而少狀如雞糞其色黑蔣謂大便黑者血之瘀稀者中之寒血瘀閉寒積在下焦不得不下遂用當歸活血湯加熟大黃溫而行之下盡黑物而愈蓋瘀血在下兼熱者多兼寒者少故古人未有陳案此又出古法之外也

吳橋治婺源令君入府城乃病溲血晝夜凡百行溲皆純血欬逆絕食且昏沈醫者以爲新病也請宣之姚令君曰不然公止中道宿就近召吳醫乃可橋暮至六脈沈微乃曰





明府下元極虛。誤下且不救。甲夜進溫補之劑。熟寐至夜  
分覺。乃啜粥湯。病去十七八。驚自語曰。何速也。試再診之。  
曰。明府無憂。脈歸矣。再劑而起。三劑乃歸。太函集

程氏兄弟並溲血。兄瘥弟劇。則以弟逆橋入中庭。必由兄室。

見兄在室煩亂。其言支離。戶外徐視之。死氣鬱鬱。弟婦速

橋未入。則弟自房內號咷。橋作而歎曰。異哉。兩君子俱死

矣。然瘥者顧急。則予望而知之。劇者顧緩。則予聞而知之。

長君色有死徵。次君聲有餘響。故也。既而診之。兄脈將絕。

病得之內重。以誤下傷陰。家人以爲然。病者始病而內。以

故裡急。厚重乘之。族醫遞爲之下。急重乃通。今絕水漿。四



肢逆冷法曰下痢煩燥者死。語言錯亂者死。四肢厥冷者死。水漿不入者死。四端皆在不治。中者兄死。診其弟病視乃兄爲輕。或當小愈。第多嗜多怒。亦必不終旬。曰。溲血。牛

彘以遇飽淫怒傷脾。未幾卒。

太函集

聶久吾表姪年三十初咳紅服滋養清涼而愈忽大便下血血在下爲順勿遽止之半月後用新製臟連丸與服之愈川連爲末酒拌入猪大腸韭菜蓋蒸爛搗勻晒乾仍爲末每連一兩入側柏葉當歸末各二錢和勻米糊爲丸梧子大空心溫酒或白湯下二錢五分。

魏玉橫曰趙正爲室人年近四旬便血面黃肢腫凡補氣補

血及氣血兩補。升提固澀。涼血溫中之劑。莫不備嘗。而歸脾爲多。均罕驗。方書謂糞前血。其來近。糞後血。其來遠。今則二者皆有脈之關前盛。關後衰。且弦且數。曰此非脾不統血也。乃肝木挾火上乘於胃血。因之上逆。以病人肺氣強。不爲嘔血。反側溢入於大腸。而爲便血。故有時血先注渣滓。後注則便前有血。有時渣滓先注血。後注則便後有血。有時渣滓前後與血俱注。則便前後俱有血。蓋陽明爲多氣多血之府。血去雖多。而不甚困也。第峻養其肝。使不挾火上逆。血自止矣。與生地黃。熟地炭。白芍。棗仁。杞子。各五錢。炙甘草。酒黃芩。各五分。川練肉一錢。八劑全安。

一少年素有便血，自言觸穢腹痛，經日不止，因覓土醫刺委中穴出血如注，是卽大發寒熱，頭痛如搗，腹脇滿痛，不能轉側，讖語如鬼狀。一館中師以大柴胡下之而愈。愈後不時寒熱咳嗽，服滋陰清肺之藥兩月，而其欬愈甚。近日飲食多進，大便作瀉而兼下血，左右關尺皆弦細而數，張飛疇曰：此必刺委中時感冒風寒，因其人素有便血邪乘虛入而爲熱入血室。如陽明病下血讖語之例，用大柴胡得愈者是偶中痛隨利減之效，原非正治所以愈後不時寒熱咳嗽，脾胃清陽之氣陷而肺失通調，輸化之氣也。斯時不與調補脾胃，反與清肺，則脾氣愈傷，不能統血而



爲下脫泄瀉之患。虛損已成。雖可久復。生恐難爲力矣。

# 溺血

薛立齋治一婦人。小便出血。服四物蒲黃之類。更加發熱。吐痰。加芩連之類。又飲食少思。虛症蜂起。肝脈弦而數。脾脈延而緩。此因肝氣風熱。爲沈陰之脾傷。不能統攝其血。發生諸症然也。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而痊。

陸養愚治費右塘室。性執多怒。初夏忽患小水不利。陰中腫痛。月又溺血發熱。時疫症盛行。醫與解肌發表不效。脈之左關沈弦而數。右寸浮數而短。曰此由心火過旺。時又火



令肺金受傷。失降下之權。故小水不利。足厥陰肝脈合纂  
間繞纂後陰器。爲肝經所絡之地。木氣有餘而寡於畏。故  
壅腫而痛。用人參麥冬知母五味。滋肺經而還其輪布之  
職。黃連柴胡白朮滑石青皮丹皮青黛。瀉肝火而絕其壅  
滯之氣。數劑而諸症痊。雄按人參  
五味未妥

張路玉治徐中翰夫人溺血兩月不止。平時勞心善怒。有時  
惱怒則膈塞氣塞。諸治不效。又進香薷飲一服。診之兩手  
關尺俱弦細少力。兩寸稍大而虛。遂疏異功煎方。令其久  
服。可保無虞。若有惱怒。間進沉香降氣散。一切涼血滋陰。  
咸宜遠之。別後更醫。究不出參朮收功耳。

一徽商夏月過飲燒酒溺血、或用辰砂益元散不效、服六味湯亦不效、張用導赤散三啜而愈。有文學宋孝先年七十餘、溺血點滴瀉痛、諸藥不效、服生六味亦不應、云是壯歲鰥居絕欲太早之故、令以綠豆浸濕搗絞取汁微溫日服一椀、煮熟即不應也。

內弟顧元叔溺血、溺孔不時痠疼、溺則周身麻木、頭旋眼黑、而手足心常見發熱、痠麻尤甚、脈來弦細而數、兩尺搏堅。與生料六味、或加牛膝、或加門冬、服之輒效、但不時舉發。以六味合生脈、用河車熬膏代密丸服而痊。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怒尿血、內熱作渴、寒熱來往、胸乳間作

脹飲食少思肝脈弦弱此肝經血虛而熱也用加味逍遙散六味地黃丸兼服漸愈又用八珍湯加柴胡丹皮山梔而痊。

馬元儀治顧遜昭患溺血已三月或屢與升補不應診其右脈虛澀無神左關獨弦莖中作痛下多血塊形色憔悴又多噯氣此肝脾積熱之候也肝熱則陰火不寧而陰血自動以血爲肝臟所藏而三焦之火又寄養於肝也故溺血莖中作痛等症作矣脾熱則濕氣內擁而生氣不伸以脾爲濕土之化而三焦之氣又運行於脾也故時時噯氣形色憔悴之候生矣法當益肝之陰則火自息利脾之濕則





氣自和。用生地白芍黃芩菟藪丹皮甘草車前。調理半載。痛定濁止而安。

陳總領云。余頃在章貢時。年二十六。忽小便後出血數點。不勝驚駭。旋卻不疼。如是一月。若不飲酒。則血少。終不能止。偶有鄉兵告以市醫張康者。常療此疾。遂呼之來。供一器。

藥云。是草藥。添小密解以水。兩服而愈。既厚酬之。遂詢其藥名。乃鏡面草。一名螺壓草。其色青翠。所在石堦縫中有之。  
良方

王執中云。人有患小便出血者。教酒與水煎苦蕒菜根服。卽愈。



立齋治一婦人尿血陰中作痛服清心蓮子飲不應服八正散愈盛以髮灰醋湯調服少愈更以班龍丸而平。

錢國賓治廣靈王初右足拐外患毒長八寸橫四寸溺血如婦人之經二月一來自長流至點滴約兩銅盤日夜方止昏迷臥床薑湯半月始生病已二載歷治罔效每臨溺期府中怖甚脈沈細無力右手少強經云男子爪病右主脈盛者可治因立法內治升提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氣引血行自歸經絡而止外用雄黃兒茶乳香沒藥血竭各三錢射香五分硃砂二錢百草霜一錢五分共末以真蘄艾作條安綿紙上散藥一錢搓成撚子長八寸以麻油蘸透。

在無風處側卧患處朝上燃撚離瘡尺二許覺熱遠些如  
冷近些日熏二次一撚作三次用內外分治溺血竟止其  
瘡四月亦瘡

